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道教卷三

《太平御览》(《洞玄神咒经》)在北方的传播	马玉(1)
《太上洞玄灵宝济度之心经》研究	程存(27)
《太上洞玄灵宝》研究	周(42)
《太上洞玄灵宝》及其相关问题述略	王(99)
《太上洞玄灵宝》	王(132)
道教文献(本际论)本文及解说	万(142)
《老子》与汉魏天师道	王承(258)
唐宋文明道教佚书研究	姜伯(270)
《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一——以《大成书》说疏证	刘(311)
道教对立与拟的新探索	韩(336)
《老子变化经》思想和疏证	马承(344)
《老子变化经》	刘(348)
汉译佛经对中古道教文学的影响(上)	樊海(353)
汉译佛经对中古道教文学的影响(下)	樊海(360)
域文化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	王(364)
《老子》	周高(374)
《论中国道教学研究(1900—1949)》	陈(375)
古代符咒风俗考述	程(379)
古代道教的与经	张(384)
《太上洞玄灵宝》的文本研究	万(391)
《太上洞玄灵宝》考释	王(400)
《太上洞玄灵宝》	王(409)
《太上洞玄灵宝》	刘(413)
《太上洞玄灵宝》	姜(416)
《太上洞玄灵宝》	姜(425)
《太上洞玄灵宝》	姜(428)
《太上洞玄灵宝》	姜(440)
《太上洞玄灵宝》	刘(463)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 从敦煌写本看《洞渊神咒经》在北方的传播 马承玉(1)
- 敦煌本《太上灵宝洗浴身心经》研究 程存洁(27)
- 敦煌本《大道通玄要》研究 向群(42)
- 敦煌文书《道家杂齐文范集》及有关问题述略 马德(99)
- 敦煌道经校读三则 王卡(122)
- 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录文及解说 万毅(142)
- 早期灵宝经与汉魏天师道 王承文(258)
- 敦煌本宋文明道教佚书研究 姜伯勤(270)
- 敦煌本《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一——汉末成书说质疑 刘屹(311)
- 关于道教创立过程的新探索 韩秉方(336)
- 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思想渊源略考 马承玉(344)
- 论西王母 刘映祺(348)
- 试论汉译佛经对中古道经文学的影响(上) 吴海勇(353)
- 试论汉译佛经对中古道经文学的影响(下) 吴海勇(360)
- 论西域文化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 王青(364)
- 道士的服饰 周高德(374)
- 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1900—1949) 陈敏(375)
- 我国古代符咒风俗考述 段塔丽(379)
- 论唐代道教的写经 张泽洪(384)
- 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的文本顺序 万毅(391)
- 敦煌残抄本《太上济众经》考释 王卡(400)
- 道教与古人的生命意识情结 张金同(409)
- 道教对民间信仰的收容和改造 刘仲宇(413)
- 道教学的定义、对象和范围 朱越利(416)
- 老子与太上老君之道 (韩)金白铉(425)
- 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 姜生(428)
- 试论《化胡经》产生的时代 刘屹(440)
- 唐前朝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 刘屹(463)

從敦煌寫本看《洞淵神咒經》 在北方的傳播

馬承玉

內容提要 《洞淵神咒經》被認為是東晉末以後產生並流行於江南的道經。本文以敦煌寫卷為主，結合史籍的考察，認為該經可能與東晉初年由蜀漢道士造作有關，當是永嘉喪亂後北方天師道與李家道合流的產物，東晉南北朝時期，該經主要流行於北方。隋唐之際，該經順應道派融合的潮流，通過融入上層道派的思想實現了“正統化”，唐皇室為太子寫經供養，又擴大了該經在全國的傳播和影響。

《洞淵神咒經》是倍受重視的六朝古道經，道藏本二十卷，敦煌本十卷，敦煌寫卷為：S318（卷七）、S930（卷六）、S1061（卷四）、S1376（卷六）、S3389（卷四）、S3412（卷四）、S5884（卷十）、P2365（卷八）、P2366（卷十）、P2424（卷八）、P2444（卷七）、P2473（卷九）、P2749（卷九）、P2752（卷五）、P2793（卷九）、P2894（卷五）、P2959（卷二）、P3233（卷一）、P3309（卷九）、P4676（卷三）、北 8457（卷四）；另外日本別有一本（卷第六）則係自吐峪溝出土，列寧格勒亦存一卷^①；榮新江先生在新著《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

^① 引自左景權《〈洞淵神咒經〉源流試考》，刊《文史》第 23 輯，中華書局 1984 年。

殘卷目錄》裏著錄的未曾刊佈的斯坦因文書 S.8076 號，題為“洞淵神咒經卷第二十”，首尾殘存 21 行，非精抄本，該卷與麟德精抄本絕非同一抄本，恐為晚唐五代以後出現的寫卷。對於這部經典，自吉岡義豐^① 以來，大淵忍爾^②、宮川尚志^③、山田利明^④、唐長孺^⑤、左景權^⑥、劉國梁^⑦、卿希泰^⑧、施博爾^⑨、Chiotine Mollier^⑩、李豐楙^⑪ 等諸多學者均作了深刻的研討。一般認為《神咒經》是在東晉末以後逐漸完成的，是產生並流行於江南的民間道經。尾崎正治先生明確指出：“這部經典是在江南地方成立的，是瞭解當時庶

① 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第二編第一章《六朝の圖讖道經》頁 183—230。道教刊行會，1955 年。

② 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第三篇第四章，頁 435—487。岡山大學共濟會，1964 年。

③ 宮川尚志，《晉代道經の一考察——〈太上洞淵神咒經〉をめぐりこ》，刊《中國學誌》第五本，頁 79—102。泰山文物社，1968 年。

④ 山田利明《〈太上洞淵神咒經〉の圖讖性質——關於其成立情況》，刊《大正大學研究紀要》(文·佛教學部)66, 1981 年。山田利明與游佐升編有《太上洞淵神咒經語匯索引》，東京，松雪堂，1984 年。

⑤ 唐長孺《史籍和道經中所見的李弘》，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08—217。中華書局，1983 年。

⑥ 左景權前揭文，頁 279—285。

⑦ 劉國梁《試論〈太上洞淵神咒經〉的成書年代及其與佛教的關係》，刊《世界宗教研究》，頁 108—114, 1983 年第三期。

⑧ 卿希泰《試論〈太上洞淵神咒經〉的烏托邦思想及其年代問題》，刊《宗教學研究論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 25 輯，1985 年。

⑨ M. Schipper: Une Apocalypse Taoïste Etude Du Dongyuan Shenshon Jing, Diplome d'Ecole(1987. 11. 15).

⑩ Chiotine Mollier: 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Collège de France 1990 年。

⑪ 李豐楙《唐代〈洞淵神咒經〉寫卷與李弘》，刊《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1 年；《〈洞淵神咒經〉的神魔觀及其剋治說》，《東方宗教研究》新二期，臺北，1991 年；《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以〈女青鬼律〉及〈洞淵神咒經〉系為主》，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頁 417—454, 1993 年。

民的宗教生活的重要資料。”^① 李豐楙先生亦持此論，並以之闡釋江南的社會與宗教^②。

《神咒經》記載了為數可觀的仙人、鬼將等，其可考者大多出於梁州、益州，幾無一人為江表者。這一神仙譜系對《神咒經》之產生於江南提出了質疑，因為神仙譜系反映了造經者的道派思想及其地域觀念。我們認為《神咒經》可能是一部由蜀漢道士造作並主要在北方流傳的民間道經，本文試圖結合敦煌寫卷與史籍的記載，就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神咒經》出世的地理背景

《神咒經》的出世與杜陽宮至有關係。《神咒經》序云：

昔在杜陽宮中出《神咒經》，授真人唐平等。卷五《禁鬼品》云：

道言：吾在杜陽宮中，為諸王女說《大驅經》，導化衆生。

爾時，中國有真人唐平來告曰：“此來死亡狼藉，不審自今以去，何年差也？”

杜陽宮或以為在今陝西鳳翔縣杜陽山^③。《水經·渭水注》對鳳翔杜陽山有詳細記述，但並無道教活動的痕迹。《神咒經》卷二十云：

道言：天下之宮，杜陽宮為上，武當山其次。

可知杜陽宮與武當山相去應該不會太遠。考《水經·沔水注》“漢水左會文水”云：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

^① 尾崎正治，《洞淵神咒經》，《講座敦煌》4《敦煌と中國道教》，頁177—182。大東出版社，1983年。

^② 李豐楙上揭文。

^③ 卿希泰上揭文；chriotine mollier，上揭書。

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為門川，水為門水。

可見，杜陽宮蓋位於漢中，正鄰近武當山。文水（門水）即今陝西漢中城固縣西文川河。杜陽仙人宮乃文水石穴宮之前門，文水即因此改名門水。此係長老傳言，表明杜陽宮的傳說由來已久。唐平於杜陽宮受經，他應該就是漢中道士。

《神咒經》中還有一真人唐君、唐公房。敦煌本 P2793 號卷九《逐鬼品》云：

壬午之年，疫鬼煞人，人民死盡，大上愍之，遣太真人……

唐君等，中國化之。

卷二十云：

世轉信道，麻姑、杜蘭香與安期生、唐公房化人悉受，道士門門有之。

唐君就是唐公房，《隸釋》卷三《仙人唐公房碑》云：

君字公房，成固人……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真人者遂□期堵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倏然與之俱去……

唐公房事見《列仙傳》、《神仙傳》、《水經注》諸書，俱不著其名，碑亦無之，遂以字傳。《神咒經》卷九作“唐君”，卷二十作“唐公房”，當出於一人之手，吉岡博士認為卷二十與前十卷為同一時代，甚是。

唐公房是漢中神仙，《神咒經》所出之杜陽宮亦在唐公房故居成固，則《神咒經》初為漢中道士所造應無疑義，造經之人唐平或即成固唐氏。

《神咒經》還記有兩大神仙嚴君平、李弘，均為蜀人。P2793 號敦煌本卷九謂壬午之年，太上“遣太真人啟告嚴平”等中國化之。嚴平即嚴君平，蜀人，原姓莊，名遵，《漢書·王吉傳》序謂嚴遵“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蜀人愛敬，至今稱

焉。”《華陽國志》卷十讚云：“嚴平恬泊，皓然沈冥。”

李弘則被奉為真君，P2793 號敦煌本卷九云：

道言，自今壬辰之年，必有真君，真君不遠，號曰李弘。

李弘為成都人，與嚴遵同為西漢蜀中的名士，《華陽國志》卷十有其傳，揚雄《法言·淵騫》稱頌李弘云：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

漢末時李弘與嚴遵同被蜀人奉為神明。《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謂劉璋時，蜀郡太守王商，“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西晉皇甫謐著《高士傳》，二人又並列其中，讚嚴遵云：“真人澹泊，亶哉匪虛。”後又列為蜀中八仙，晉譙秀《蜀記》云：

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生、爾朱，為蜀之八仙。^①

因為李弘被認為是老子李耳的化身，因此，蜀之八仙不見其名。

李弘被認為是真君再世，這一讖語的出現正是蜀人不斷神化的結果，《道藏》滿上所收《老君變化無極經》云：

隨時轉運西漢中，木子為姓諱口弓，居在蜀君成都官……

仙人王喬共邀翔，西到廣漢歷長城……

經文謂老君在西漢時變為李弘，住在蜀郡成都，接着敘述了三張創立道教的歷史，後與仙人王喬遊歷長城、廣漢。王喬是蜀郡武陽縣人，南朝梁時武陽縣還有王喬祠^②，廣漢郡是蜀中天師道的勝地，長城為出入蜀中的重要關卡^③。可見，《老君變化無極經》係蜀中天師道徒所造，李弘讖語從蜀中傳出。

① 引自王家祐、任放臻《蜀中八仙考》，《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② 《後漢書·郡國志》犍為郡武陽縣條梁劉昭注引《益州記》。

③ 《魏志·鄧艾傳》云：“拒姜維於長城。”《通鑑》卷98謂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司馬助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懸鈞，去長安二百里。”胡三省注云：“長城即魏司馬望、鄧艾據之以拒姜維之地。”

李弘識語在東晉初年已傳入中原。《晉書》卷58《周札傳》云：

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灑山，云應識當王。故（王）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札兄子周）莛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莛及脫、弘。

這是最早的一次李弘起事，發生於明帝太寧二年（324）前。李弘云“應識當王”，則此前中州已有李弘識語的流行。

李弘是蜀中天師道徒捧出的神仙，李弘當然屬於天師道徒。可是，李脫號李八百，乃是蜀中地道的李家道徒。《仙鑑》卷十《李八百傳》云：

《混元實錄》云：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

對此，唐長孺先生業已指出：“李脫所傳播的似是李家道與天師道的合流，”^①李脫“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即用天師道法。

李脫所傳“妖書”有李弘之識，那麼這部“妖書”與《神咒經》有沒有關係？《搜神記》卷五“趙公明參佐”條記東晉汝南王散騎侍郎司馬祐疾困，逢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

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

趙公明、鍾士季乃五方鬼主，出自《女青鬼律》。司馬祐加散騎侍郎在太寧年間（323—326）^②，其見妖書當在此前後，而李脫造妖書亦在太寧中，汪紹楹先生校注《搜神記》，謂司馬祐所見“妖書”即李脫

① 唐長孺《魏晉期間北方天師道的傳播》，前引書。

② 《晉書·汝南王司馬亮傳》。

之“妖書”。^① 李豐楙先生讚同此說，但他認為這部“妖書”就是《女青鬼律》，其時代至晚在西晉末葉已經出世，並認為“這部‘妖書’不應祇解作妖人所造的妖妄之書，而是除妖，祛精之書”。^②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云：

至於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

可見，所謂“妖書”即妖妄之書，並無除妖之義。《女青鬼律》乃正統天師道經典，經中沒有推崇李弘之類的“謀僭”之辭，不可視為“妖書”。

司馬祐所見“妖書”的句型，與《神咒經》却非常相似，茲舉例如下：

辛巳壬午年，有人千萬大鬼來滅惡人，(卷二)

蜀漢之中，有赤鬼三萬，唯殺人民。(卷二)

李信、李陵二人各領四十萬衆來取人命。(卷二)

國土有大鬼主鄧艾、鍾士季……各各有兵馬為天下人作崇，崇病殺人。(卷七)

《神咒經》最初名《神化神咒經》，祇有兩卷。上引“妖書”很可能就是兩卷本《神咒經》的雛形。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神咒經》多引及《女青鬼律》，五方鬼主亦見於《神咒經》(卷七、卷十一)，《神咒經》的鬼神觀念深受《女青鬼律》的影響。因此，《神咒經》的時代應該在《女青鬼律》之後，而《女青鬼律》一般認為是在南北時期出現的。如湯用彤先生認為《女青鬼律》係寇謙之的著作，^③山田利明認為是在六朝至唐代成

① 《搜神記》卷五，中華書局 1985 年。

② 李豐楙《〈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前引書。

③ 《康復札記》，刊《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 1983 年。

書。^① 1977年在長沙出土的徐副地券末有云：

不' 靈' 一 如太清玄元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詔書律
勅令。^②

墓主徐副為代元治祭酒，卒於宋元嘉九年(432)。可知《女青鬼律》確屬天師道正統經典。此外，在徐州出土的元嘉九年王佛女地券、^③ 武漢出土的南齊劉覬地券中均有《女青鬼律令》。^④ 王佛女與徐副同葬於元嘉九年，由此可見《女青鬼律》在劉宋初年已流行於南北，也可以說明其時代由來已久。劉昭瑞先生認為“《女青鬼律》恐怕至少在魏晉時已被創造出來，並流佈人間”。^⑤ 從司馬祐所見妖書來看，《女青鬼律》的五方鬼主已為“妖書”所襲用，因此，我們相信《女青鬼律》至晚在東晉出世，《神咒經》則是受其影響在東晉時期出現的民間道經。

張魯北遷以後，天師道在北方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魏晉期間已發展為黃河流域的道教大宗。但是，永嘉喪亂，破壞了短暫的統一，北方再度陷入割據的混亂狀態，天師道的上層隨同統治者南渡，北方天師道轉向民間發展，從而與其支流李家道合流了。作為天師道、李家道的根據地，蜀漢熱心的宗教家們自以為肩負重任——為民衆消滅戰爭、瘟疫、大水，於是，製作圖讖，傳經佈道，在北方形成了一個以真君李弘為信仰的道派——李弘道，《神咒經》便是這一道派的經典。

《神咒經》是蜀漢道士的傑作，是動蕩時代的產物。

① 山田利明撰《女青鬼律》條，《道教事典》，平河出版社，1994年。

② 《長沙出土南朝徐副買地券》，《湖南考古學輯刊》第1輯，1982年。

③ 羅振玉《石交錄》卷二，《貞松老人遺稿》。

④ 《武漢地區四座南朝紀年墓》，《考古》1965年第4期。

⑤ 劉昭瑞《關於吐魯番出土隨葬衣物疏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二、《神咒經》在北方的傳播

在東晉李脱、李弘起事被鎮壓之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李弘在江南活動的痕跡；而在北方，以李弘相號召的道民起義却此起彼伏，連綿不斷。這一史實說明，《神咒經》出世以後，影響所及主要限於北方。根據湯用彤^①、方詩銘^②、唐長孺^③、砂山稔^④等先生的考證，東晉至隋共有十次李弘起義，第一次李弘起義上已引述，現將九次李弘起義陳述如下：

（一）東晉南朝時期

1.《晉書》卷98《桓温傳》：

……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

此事發生在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征還軍後。江夏治今湖北安陸，義陽治今河南信陽。這次起義發生於今湖北、河南交界地區。

2.《晉書》卷8《廢帝紀》：

(太和五年)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根聚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

① 湯用彤《康復札記·“妖賊”李弘》，前引書。

② 方詩銘《與張角齊名的李弘是誰》，刊《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5期。另參見新著《釋“張角李弘毒流漢季”——“李家道”與漢晉南北朝的“李弘”起義》，刊《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方先生在此文中認為李弘即張魯，恐非。漢末時，蜀人為李弘(仲元)立祠祭拜，此時不可能出現兩個李弘，因此，李弘也就不可能是張魯。

③ 唐長孺《史籍與道經中所見的李弘》，上引書。

④ 砂山稔《江左妖僧考》，《東方宗教》第46卷，頁29—62，1975年。砂山稔將巴西李弘起義視為佛教徒起義，從歷史傳統來看，李弘起義應為道教性質，至於受佛教影響，並不奇怪。

此事發生於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廣漢在今四川,為天師道根據地。

3.《宋書》卷76《王玄謨傳》:

尋復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眾,玄謨討斬之。

此事在孝建二年(455),豫州治今安徽壽縣。

4.《南史》卷13《宋宗室及諸王傳上》:

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

此事在永元二年(500),巴西在今四川,亦為天師道教區。李弘乘佛輿,顯然亦受佛教影響。

(二) 十六國北朝時期

5.《晉書》卷106《石季龍載記》:

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奸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

此事據《通鑑》卷97,發生於成帝咸康八年(342),貝丘在今山東。李弘云姓名應讖,並署置百僚,與李脫起事可謂一脈相承。此次連坐數千家,可見規模之大。

6.《晉書》卷118《姚興載記》:

妖賊李弘反於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載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

此事在弘始十六年(414),貳原地當在今川陝地區。

7.《魏書》卷51《封敕文傳》:

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

姓。

李洪當是避魏獻文帝諱改。此事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仇池在今甘肅成縣，鄰近漢中。

8.《魏書》卷44《費穆傳》：

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之南。
此事在魏末武泰初(528)，陽城在今河南登封東南。

9.《隋書》卷四《煬帝紀》：

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弘爲天子，自稱唐王。
這是最晚一次李弘起義，時在大業十年(614)。扶風治今陝西鳳翔。

自東晉迄於隋，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裏，李弘起義連綿不絕。這些起義遍佈於今山東、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陝西、甘肅等地區，而以四川居多，西北地區(川關隴)爲李弘活動的中心。這些起義均發生於淮河一線以北，南不過長江。

上述起義多借“李弘當王”之讖以發動羣衆，有的擅作符書、妖書。寇謙之《老君音誦誡經》云：

世間詐僞，攻錯經道，惑亂愚民，但言老君當治，李弘應出，天下縱橫，返逆者衆，稱名李弘歲歲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見，惑亂萬民，稱鬼神語，愚民信之。
又云“世人奸欺，誦讀偽書，切壞經典”。這種“稱鬼神語”的“偽書”當然就是《神化神咒經》。

我們還注意到，十次李弘起義有一半發生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其時間依次爲：324年、356年、342年、370年、414年。其中前四次又發生於東晉中期以前，這就充分印證了《神咒經》出世的時代。學界一般認爲，《神咒經》在東晉末到劉宋初產生，初爲兩卷。這一分期似乎落後於該經產生的實際年代。我們可以從敦煌寫本找到

明確的根據。P2366 敦煌本卷十云：

道言：中國至癸未年以來，沙門法還西胡國，胡國有佛也，中川秦人正有道耳。

此文不見於《道藏》本。唐長孺先生指出，苻秦和姚秦時期的佛經序言多稱漢人為“秦人”，漢語為“秦言”。^① 上引道經稱讚“中川秦人”有道，當是《神咒經》在二秦時期流傳所留下的印記。

認為《神咒經》產生於江南，其重要根據之一是經中的劉氏識語。P3233 敦煌本卷一云：

及漢魏末時，人民流移，其死亦半。乃至劉氏五世子孫，系統先基。爾時四方勦勦，危治天下，中國人民悉不安居，為六夷驅逼，逃竄江左，劉氏隱蹟，避地淮海。至甲午之年，劉氏還住中國，長安開霸，秦川大樂。六夷賓伏，悉居山藪，不在中川。

《道藏》本卷二十云：

道言：甲子之年，六夷侵於中國，中國無主，司馬移度吳地江左，自立為帝，後金刀兄弟王治，天下大樂……會真君金刀之末，帝移治長安之地，地不受人也……

“金刀王治”，一般認為指劉宋政權的建立，或進而認為作者是為“配合江左劉氏之新要求，而為此經”。^② 關於劉氏的記載，《道藏》本與敦煌本有很大區別，試比較如下：

P3233 敦煌本卷一云：

道言：五世之孫劉子王治天下，其後大漢人民，多有值三寶者。

此句《道藏》本卷一改為“五世之孫劉子佐治天下”。

① 唐長孺《魏晉期間北方天師道的傳播》，上引書。

② 左景權前揭書。

P2959 敦煌本卷二云：

江佐劉復係矣，天下大樂。

《道藏》本卷二云：

江左賢相，復佐天下，天下不樂，人民咨苦，下人憂悲。

上引《道藏》本卷二十文後注云：

西晉永嘉至宋永初時事已應訖。

《道藏》本將劉氏“王治天下”改為“佐治天下”，將“江左劉復”改為“江左賢相”，無疑指劉裕的篡國。我們看到，《道藏》本將“天下大樂”改為“天下不樂”，還說“人民咨苦，下人憂悲”，表示了對劉宋的不滿，與敦煌本對劉氏的推崇大不相同。

《道藏》本的改動，實是對歷史的誤解。唐長孺先生指出：“經文多次提到劉氏……都表達了江南人民渴望南北統一，重建漢族政權的心情，而把希望寄託在劉氏，可能因為劉是漢朝國姓。”^①事實上，從西晉末年起，人們已打出了漢朝劉家的旗號，八王之亂，匈奴劉元海稱漢，云：

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

後追尊降晉的劉禪為孝懷皇帝。^②

劉氏之讖乃是漢以來早就流行的讖語。據《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劉秀起兵南陽時，其鄉人李通為製讖語：“劉氏復起，李氏為輔。”《春秋孔錄法》云：

有人卯金刀，握天鏡。^③

天鏡象徵帝王事業。《春秋孔錄法》是產生於漢代並流行於六朝的

① 唐長孺《史籍與道經中所見的李弘》，上揭書。

② 《晉書》卷 101《劉元海載記》。

③ 《文選》卷 55《廣絕交論》李善注。

識緯之書，^①《神咒經》“金刀王治”之識當源於此。

從西晉末到南北朝，劉氏起義亦連綿不斷，《神咒經》的劉氏識語應是這一歷史的反映。可是我們發現，劉氏起義幾乎都發生在北方。試考述如下：

1. 張昌起義

據《晉書》卷100《張昌傳》，義陽（今河南信陽）蠻張昌於303年在安陸（今湖北安陸）起兵，易名為李辰，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後立丘沈為天子，易名為劉尼，稱漢後，建元神鳳。張昌起義無疑沿用了劉秀用過的識語。

2. 劉伯根起義

《晉書》卷37《司馬略傳》云：永興初，幟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晉書》卷100《王彌傳》作“劉伯根”。此事在306年，地在今山東。這次起義部衆都投歸了匈奴劉元海。

3. 劉芒蕩起義

《晉書》卷五《懷帝紀》：
（永嘉三年秋七月），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為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九月……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
此事在309年。《通鑑》卷82《惠帝紀》胡三省注云：“北地有馬蘭山，羌居其中，因為种落之名。”又據《晉書·惠帝紀》，支胡郝索為山

^① 參見鍾肇鵬《識緯論略》第一章、第二章，瀋陽1992年。

西匈奴族，郝氏蓋為匈奴酋長。劉芒蕩為平陽人，亦屬山西。馬蘭山屬北地郡，在今陝北地區。據《三洞珠囊》引《二十四治圖》，張魯所立八品配治代元治在上黨山，八品遊治河逢治在上黨郡界。^①可知魏晉時山西有天師道治的活動。郝索稱五斗叟，為五斗米道無疑，參予劉芒蕩、郝索起義的陝北羌胡、山西匈奴恐已信奉五斗米道。

4. 劉弘起義

《晉書》卷 86《張寔傳》：

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

此事在晉元帝太興三年(320)。劉弘所挾左道，饒宗頤先生^②、王素先生^③認為屬火祇教，柳存仁先生^④、林悟殊先生^⑤認為屬摩尼教。王素先生所舉六例火祇教徒起義，其中四次首領姓劉。我們認為，劉弘懸鏡並稱“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實是借用了漢以來流行的讖語：“有人卯金刀，握天鏡”，可能與外來宗教無涉。“劉氏王治”之讖在道經中的出現，也說明劉氏起義與道教有關。劉弘

① 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311。中華書局 1992 年。

② 饒宗頤《穆護歌考》，《饒宗頤史學論著選》，頁 4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③ 王素《魏晉南朝火祇教鈞沉》，《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 柳存仁《唐代以前釋火教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後記”，刊《和風堂文集》，頁 5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⑤ 林悟殊《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刊《摩尼教及其東漸》，中華書局 1987 年；《火祇教始通中國的再認識》，《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第 4 期。